



宋
虫

十
七

列傳三十五至四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13



文庫 11
D 272
13

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謫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寔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9292

憂去職兄錫罷歸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命奴
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
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
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
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
之曰方今爨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乘義師之檄移告傍
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
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
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誰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
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四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

工疑巧

必也上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
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端右一二年間便聖
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
帝追念功臣賤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禡十有一載
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鑿
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
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
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享
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
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
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

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
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
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
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
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
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
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
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
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
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
發明詔自非才略有數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
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

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獲其
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
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
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
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
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可疑若首統軍政董勸天兵旣
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
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
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
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暮歲五遷僧
達彌不得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

南史云作功

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
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
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
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已
子改名元序啟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
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
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
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
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
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
關官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

南史云作言

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僮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
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
啟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
拜許有郡缺當務處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
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
寵臣釁積禍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啟以奉營情事
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
同肺腑情為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塞在郡
雖淺而貪得分下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
敕亡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啟苦乞且
旋任還務末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啟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
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

臣嘗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闇痾又無一人一諾而性狎林水
備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
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慙懇倘執初願置乞江
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遭
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
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
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
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
獄戶山川嶮阻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
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
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效有何勳庸而煩煩恩

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
及元凶旣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
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罟
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啟訴表疏相屬
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
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慚累
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
相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
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
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
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適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
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

南史標作
南史宏作
南史作苗

心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
之澤夫讓功為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為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
誠亦可愍又妻子為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
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心氣
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
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為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
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
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
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闢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
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為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

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
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闢為天子事發覺
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閣事
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
國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恩爵徧外內身窮榮寵曾
無在泮食榘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
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
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齒高闢契規蘇寶搜詳妖
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
隱忍法為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銳固已達
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極山誅邪聖
典所同戮諷剪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

容文昭公弘契濶歷朝綱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
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
卽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
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
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闈反不卽啟聞與闈共
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
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
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王簿甚被愛過竣亦盡心
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
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
中郎府王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爲

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
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
所招歷稔交騁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
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
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
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
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
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
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
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
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

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
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世
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臥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
施行世祖踐阼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
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
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爲
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
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臧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
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
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
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各名義恭子爲伯俞以比魯公伯禽周公
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
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
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
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
復改朔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
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箸
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
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
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
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

崇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
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
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
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
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
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在
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鑄新
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鑄數年
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
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
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
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中才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願
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
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
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
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
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唯巨昧利犯憲羣庶常
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輪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
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
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
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闕二鉛錫衆所耳越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
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

今海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
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
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
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
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
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
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
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
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
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
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
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
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
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
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
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
年歲暮稅登財幣暨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
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
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
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
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
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
郭不磨鑿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
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

此者謂之緹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緹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隴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啟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諦欵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

南史 楊作楊

南史 吉作告

南史 疏作疎

天明下汨，爰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為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

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
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
子皙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
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
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
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
竣以通諱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
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
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卽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
翻兵朝紀狡惑視聽脇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
請東牧以下天旨旣獲出蕃怨詈方肆反唇腹誹方之已輕且時
有啟奏必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開動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
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釁積懷抱惡窮辭色
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違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
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
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克朝滿野殆將千
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
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
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 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參虎寇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
傷俗黜化實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
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

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
懼不自全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
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為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
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集
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宿僚及運鍾傾
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屐威行萬物
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
欵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
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
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終

藝文志同前
氏周而南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謏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
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
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
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
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

藝文志同前
氏周而南

南史鄭作深

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
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
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
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
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見其致
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
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
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為黃門侍郎累遷江夏
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為征西司馬討蠻失利
孝武初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眾悅附
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偽與之同而遣使
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

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
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眾南定遣寇時竺超民執
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賂
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羣
蠻為務徵為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
及牛馬穀艸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
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常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麤餅脩之
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
領宗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
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慤慤同

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愨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代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南史唯此
被梳然

愨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餅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

年從獵隨馬折脚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
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慤配食孝
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南史作慤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
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
牢自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南史作慤

不羣世父黹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大尉彥雲之風
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未謝晦爲荊州請爲南
蠻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
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
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

南史昌作

將之不良柳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
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滑澠征士無遠徭之
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
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
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
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
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爲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
向碣磔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
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
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
軍實不從城中卽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
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

柳疑

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碻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湛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

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王改姓李各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

南史缺作缺

南史瞻作占

南史曰作白

崩

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
 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
 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
 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
 目凡所稱為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茶供春
 膳粟漿克夏飧胸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毘喩奴子名曰
 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
 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
 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
 委玄謨時朝政多關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
 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
 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

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
 四方反叛以玄謨為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
 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項
 之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
 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
 莊公子深早卒子績嗣
 史臣曰脩之宗慈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
 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
 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勇不憚死少轉漢河階志良節國皆煥

苦城少恩然購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大崩後祖遂遷而論曰
史曰曰節之宗慈皆以絲帽之林謝樂感之樂育且無謂之謂繼
其公于采早卒于歲編

五平封莫翁王支焉支焉自河宗越更殊非平八十一歲蓋曰
支焉支焉故少恩而殊軍宗越崎不更昔細軍士階之語曰卑非
之為立大赫大夫開執難同三石節難軍要南將以陳史以特贊
大殊軍五以陳史偏同封事安王以殊代顯以請高亮前斷豈更
四式又難以支焉為大赫於水軍南指以泚乘乘與出入奉命
又流萬請餘既去難以安示示少帝大慈即帝有以難其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
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
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
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
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見屈今貴正有召難輒相留乖
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
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

南史惘惘作惘惘

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卽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郟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來脩之計繼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郟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

攻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巳七十三秦之寇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李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

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李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眾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驂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為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

置吏佐初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為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眾並造陝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竝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眾二萬度嶠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為後柱李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年少與李明為犄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械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

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

宋各宗作

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虜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於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嶠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給

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眾次於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
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眾以應王師法起
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眾溺於河者甚眾
法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偽帥何難於封陵自列三營以
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眾欲
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並
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陽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
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眾向關時軍中
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
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眾二萬至閬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
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
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

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
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
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
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
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
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
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
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
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
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
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
與朝士書曰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民人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郡親

宋書七十七
五
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
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
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
由申效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
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
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
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
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
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
元景營壘未立為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
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

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壑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
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
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
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
頻得燒艸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為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
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回柴因此破賊元景察
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
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
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劭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
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為之滿斬簡之及軍王姚叔藝王江
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王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

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三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離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荊江後患諫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謨復以爲都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離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度

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

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

南史二作三

義陽王和

光下疑脫元字

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郎中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

南史共作茂季作秀

南史承下有宗纂作墓言

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
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沉正義亮時恭
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贊皇化方任乎漢
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朕承七
願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精忠懿可
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
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
門郎以破賊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
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
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
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
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王拓跋燾南

寇汝賴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
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
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閣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衛將軍封
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閣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
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
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
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
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
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
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雒州以爲輔國行
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

質為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即命為征西行參軍與安侯義
賓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
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為徐州主簿善於
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啟太祖請
為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
伯世祖啟為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
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為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
踐阼以為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為驃騎大將
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為寧遠將軍東陽太守
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
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謀大明元年末
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眾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

御南史郎作

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
追念厥誠無忘於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
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
議謀契濶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
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
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徐
州之東安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偽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率
眾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
擊大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蚪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
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與孟蚪合力行達沙構虜窟瓌
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蚪等奮擊盡日孟蚪手斬五

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城拒戰即斬它門餘衆奔去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歎良深於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以時言上苟思達龐孟蚪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孟蚪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既而虜更合衆大至孟蚪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助師伯張

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至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下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稽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臨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竝爲吏部尚書

南史受作受

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
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
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
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
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
師伯受遣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領
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
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
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
轉師伯為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
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
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
叔司徒王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
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
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子
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
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
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
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
之子伯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
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
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
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

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
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
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
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縶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
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
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
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
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浚沔諸
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
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
雒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輿不得進分軍
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
還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竝會平定諸山獲
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
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
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旣
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顥
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
前青州別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雖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
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
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陽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陂目連尚
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陽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
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

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項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廩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

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

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礪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項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艸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徼上麥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

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碯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向碯礮戍王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碯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王拓跋燾率大眾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臯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

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碯礮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以任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碯礮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有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碯礮斌乃還歷城申垣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強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碯礮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

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千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

同二疑當
作罔罔

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遂勸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效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戶慤

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蓋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
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
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
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
所領屯武帳岡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
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
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
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征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
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
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
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
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
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
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
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
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乃慶之
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
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
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
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
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
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壅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
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

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
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
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
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
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
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
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
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
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
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
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

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寵飾

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

世祖金鏤七箸及杵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晏宜等且

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

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卽

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

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

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

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

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

南史作杵

南史受作授

南史虛作劇時人作人時

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誨邁慮慶之不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轡轅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

掩之掩作

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拵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敵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爲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

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壅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劔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闡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劔所遣並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劔之子文秀別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田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斷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實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舉世豈非夫也而曰哉
痛連天雲霧愁小春
醉聖相卦卦無如而王
憐與難孫千階長
灑臺前以貴孫自舉
陪至飲每尊莫不從風
而舉曲曲味請因尊
稟其平若猶依仰月
班河斟手以酒自釀
猶外耳燒靈神理則意
更引曰班班文云訊
去一歸天不燒皆謂
神重與謝依土四前共

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
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追贈前將
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
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
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
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
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

及古閣

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千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洛

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太守蒲旱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旱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泮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岷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

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
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
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閭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
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桓布爲梁州布敗
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
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
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
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
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
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
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棊手

南史城作節

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棊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
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棊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
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
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
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
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
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
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
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棊因賜
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
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如故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
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
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
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間何
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
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
助鎮彭城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
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
史張永衆軍圍碯碯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
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
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承司馬崔訓
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
至碯碯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
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
崔訓樓及幕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
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
不能固攻道被誅碯碯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
碯碯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巖阻控臨
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
莫州餘如故鼓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
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
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開狹
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

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口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

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

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

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

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

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

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

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

末爲侍中原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

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

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

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准之於樂安准

南史

原疑源

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碯礮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碯礮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卽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卽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眾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永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巴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鐸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簡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禮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醢讎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

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為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離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為徐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為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為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為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為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咨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饒盡左衛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積基更造咸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放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為憂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為南充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為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離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為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為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為三里帝室居綏

與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臯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爲荊州

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養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承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隕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覬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

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
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疎矣
然乎然乎

大將軍將軍東昌縣開國封侯新風高爵五豔結成也
不即平卒都平五十二上其昔之不請日對新中
氏問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
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
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

卷之五十九

南史彫作
洞

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
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
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
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
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
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
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世祖入討遣沈
慶之兄子僧榮問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彤之自會顯東入受誕
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為後繼劭遣將華欽庾
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
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為

南史受誕
下有節受誕
誕
南史導作
遵

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
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
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
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
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
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
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
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
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為使持節都督
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

南史建平
作考建

南史紹作詔

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為府史恒使人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救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妙為啟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啟答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饒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

南史龍作就下同

身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逃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為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祚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博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啟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

南史祀作禮

南史作黃達

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
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曠俗大庇黔首庶道被
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
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禠人神哀憤舍生喪氣司空竟
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
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
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
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
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
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竄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
者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攬槍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
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警殷勤方改姦圖未

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悼禮忘情不顧
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
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旣蕝侵廓清大明升曜
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
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
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
珍羞庶品回克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
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
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
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
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諛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
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

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
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合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匿私
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啟
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
族役同輿早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
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託宅宇地妨藝
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
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
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
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
靈寢暨移先帝親枉鑿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
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有覲面目豺獍爲性規
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
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諛彌
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鳩毒詭瀆膚躁是與比周
又矯稱符敕設榜開幕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
署受坐將就囚執百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
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啟事高闕卽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
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合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
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
積昔周德初升公且有流言之豐魯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
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龔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
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豐於无妄之辰希幸
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

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絕誕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
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群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
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
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闓
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
之鎮為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與籤蔣成使明晨開
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
及素所畜養數百人洗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闓率精
兵數百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
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即遇
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
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
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
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
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惚咸懷憂懼陛下
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
力陛下接遇慙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
徐克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
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令親勒部曲鎮扞徐克先經何福同
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
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

柳傳曰光宗元景子

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替親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眾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元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眾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會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為誕所殺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並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眾並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為我盡力不眾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

明下疑脫

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中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為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為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為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為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刺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為禍乃委官問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

蒲疑捕

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
卽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
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
族瑗卽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
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愨時在城
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爲劉劬所錄後見原僧愨尋擊虜於
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
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
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回朝廷此事
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
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
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
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卽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
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
軟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軟群臣皆稱萬歲初誕
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
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
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
署平南將軍虞季克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
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彊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
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
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與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
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
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杵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劭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余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劭土山爲劭所破慶之填漚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吉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勅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曩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鴛鴦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猴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祇悚

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阻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道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眾軍進攻尅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與中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鐻乃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為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為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妻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

南史京上有為南史園作

濟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

南史千作於

城門及林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眊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千輿揚聲大罵口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極愛

南史入作過

南史叔作殺暝

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
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
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
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
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藥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楮志
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收褊
附微表窳窳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
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守
秦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
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
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

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

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
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祚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
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
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
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
憲三封殊級徃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
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
並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
監太宗踐祚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劔二十人改封廬江王
太祖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鐸蚤薨鐸子敬淵婚

南史曰作白

南史謂作酬

禕往視之曰世祖借伎世祖荅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咨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都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旣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寔事彰徃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群細疏澀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縉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書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旣震群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臯所生徼幸啟臨

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臯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縉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箸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郵義具瞻仍值終阻烽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祚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克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群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旣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憂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舍讎恕辜箸于觸事
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
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
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
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峰公爲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
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竊敬之閭丘邈
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
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
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葬宣城子克明
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位聽
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南史淵作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

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

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入其防身刀斫之元凶

弑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散騎戲因彎弓射通直

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

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

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

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

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

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

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

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

南史口作者

南史永作元

充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
屢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
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
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大妃墓次太宗卽位追
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
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
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
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
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
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休

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
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
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
駟奴楊典劉保余健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
司馬庾深之典籤劉集徵兵衆遮道使佐吏上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
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
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
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
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
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撓亂
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

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川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

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

此見

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貨害唯休範謹澀無才能不為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關二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關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泚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

南史本下有

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置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眾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歿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為警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啟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

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變實自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干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鬪精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群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白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分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矧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者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落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

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
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也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
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明典章
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
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
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
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啟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
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
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
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
違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士爲尤
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

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彼虜陵
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
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
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
繕治盆壘復致鄙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
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
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禦害豈得獨賢於此昔成
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
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
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
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
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

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
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
弩不爲鼯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
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
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
蚤誅張溫趙起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
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
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
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
勤款王負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
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慷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
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尪毀窮盡無日庶規

史麟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
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
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
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
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
步止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_闕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
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
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
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
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
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

南史云下有
大尉至休範之死
也前高帝

南史元間

南史作
茅恬作
澄

變

遣隊主陳靈寶齋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
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惑張永棄眾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
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
開明門出降宮省恒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
妃別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克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
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
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
爽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
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
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
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列傳第三十九終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
 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南史子師
 作子羽
 又作泥
 子羽

魏書
 卷八十四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女同生次
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
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
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
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
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張南史杜作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
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
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
畿以浙江東為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
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
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

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饉田世祖
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
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
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
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
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
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
十六楚玉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為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
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
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
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為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為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為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

南史不為孝武所殺

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眾來屯離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顛總統眾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顛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顛聞胡去亦棄眾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

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
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
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
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卽
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顛
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
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
縣侯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
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
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
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唇齒路休之
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覬覦宮省以羽林出討宿
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今
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
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
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
協同醜悖遂與蠶帥群小潛通南蠻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戾
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
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恩太后旣崩自慮將來不
立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
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
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年年五歲封歷陽
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

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僞同三司雒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項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

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閭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嘒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誣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屺蕪兮紫苔生寶羅賜兮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擘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

之晚清輔南陸蹕閭闕轅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
葱青俛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
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劔於清都
朝有麗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閔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侯
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
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
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殫淪漣
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葬葬蒼梧云三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二公
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

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
崇班理應勅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
絕五官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
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竝依
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
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群公乃
遣使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
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紆寃申痛雖徃必追緣情
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
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
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於天秀以雪沈魂可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

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篡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

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茲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

日沒諸兄弟冲眇為群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
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
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教旨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
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
歲

真南史貞作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
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
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
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
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為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
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
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為冠
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將軍如
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為逆留不之鎮遷號撫軍將軍
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三年生三年卒追
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
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
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
南郡景和元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
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

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年四歲

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

太宗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膏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

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

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

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芟瘠

極岐疑夙表降年弗承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救妾子臣子嗣出繼

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

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美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

真性便發猶逼畏崇室心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

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心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

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

願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

武皇帝雖恃尊憶惠私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

義緣於務寡故以積心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數義嘉成禍世祖

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宗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

纘墜歷拯茲窮氓繼絕祀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

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那可封智

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總義須防

